百姓记事

情深，万象皆深

♣ 耿艳菊

遇到一个小女孩，两岁的模样，站在孩子们常玩耍的土堆旁，对着远处一大丛萧条的植物脆嫩嫩地叫着：太太，太太……那是上午，有阳光，却依然有了季节深处的冷意。一向孩子聚集、热闹闹的土堆空寂寂的，一两根干黄的狗尾巴草在风里摇曳着。

一个老爷子坐在椅子上听戏，他劝小女孩，太太一会儿就回来了。小女孩不听，往前走几步，张望着叫几声“太太”。我看看小女孩，那倔强劲儿可爱又有趣。我已经走过去了，又回头看她，再往前走的时候，眼前陡然一亮，——一个老妇人出现了，她苍老的手中捧着一大把暖黄的野菊花。万物凋败时序清冷之下，野菊花散发出暖暖光晕，老妇人吟吟含笑，祥和温厚。

丫丫，丫丫，太太在这里，太太在这里呢。老妇人对着小女孩大声重复着。此时，我的手中也拿着刚散步时随手摘来的几枝野菊花。她看到我，看到我手中的菊花，我们彼此相视而笑。她似是自言自语，似是对我说，这菊花开得真好！小丫头要花，我给她找着了。

小女孩已欢喜地跑到了老妇人跟前，重孙俩快乐地相拥着看那捧菊花，叽叽喳喳的。老爷子也不听戏了，站起来也要来看花，并嚷嚷着，别弄坏了花啊，回去插在咱那陶罐里啊。多好看！

我突然有流泪的感动，为那野菊花的暖，为这老幼相携的温情，为苍茫孤冷尘间里温暖人心的场景。虽寻常，却不矫作，不期然间触动了心扉，使人觉得知足。一朵司空见惯的野菊花亦可暖老温贫。

就是这个词语，暖老温贫。天气一日日冷起来，我总是要想到它，想起一些温暖的场景。天冷，空气也多半不好了，凛冽滞重，或雾或霾。而想起暖老温贫之景象的时候，内心却可以阳光和煦，嘴角微笑，面容嫣然。

寂静清冷的晚上，看汪曾祺的散文，他在《炒米和焦屑》中写到：“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觉得很亲切。”这篇文我看过好多回了，每看到此，总要停顿半天，想象那热气盈盈的情景。天寒冰冻，穷亲戚朋友衣衫单薄，身体冰凉凉，手脸冻得发红。刚来到屋里站定，一碗热气腾腾的开水泡炒米立即送到了手上，真是又暖身又暖心。

炒米很寻常，汪曾祺说这东西也说不上好吃，家常预备，不过取其方便。想那贴心的温情，真是令人动容，亦是暖老温贫的缘由吧。

张爱玲的《道路以目》，我也看过好几回了，有几处写得温情脉脉，暖老温贫。那般看似孤高意冷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儿，其实最温情，最知世间暖。如：小饭铺常常在门口煮南瓜，味道虽不见得好，那热腾腾的瓜气与“照眼明”的红色却予以人一种“暖老温贫”的感觉。又如：寒天清早，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扇出滚滚的白烟。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还有：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十有八九是风姿楚楚的年轻女人，再不然就是儿童，可是前天我看见一个绿衣的邮差骑着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多半是他的母亲吧？此情此景，感人至深。

都是寻常人事，寻常物象，却动人心。人间炎凉吗？情深，万象皆深。若眼底内心温暖深情，周遭相遇的简单场景，司空见惯，也会觉出暖老温贫来。

郑州地理

陉山山寨

♣ 史根周

陉山山寨依陉山山体筑建，位于郑州新郑市南端，属新郑、长葛、禹州三（县）市管辖。陉山南部属长葛市后河镇冯家门村，北部属新郑市观音寺镇林庄村，东部属新郑市观音寺镇贾庄村，西部属禹州市无梁镇王庄村。这里地理位置独特，历史文化悠久，是值得人们记忆的地方。

据有关方面考证碑记，陉山山寨始建于明末战乱年代（明1368~1644年）。山寨依山势而建，分东山寨和西山寨，山寨围山体周长20多华里，山体有新郑、长葛、禹州三个县（市）十多个自然村。相传明末战乱年代，相邻山村百姓为躲避兵匪而建，后经历代整修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山寨，为周边的村民耕作和安居发挥着重要作用。

陉山山寨是百姓利用梯田的崖高修建，寨墙上有墙垛，内有兵勇绕山寨大道。百姓为增强山寨的防御功能，还在山寨外部筑有部分外寨墙。有一夫把关万夫莫开之势。寨内山上有著名的郑国名相子产墓、天爷庙、崖画等珍贵的历史文化古迹。

陉山山寨建有东西南北四个寨门和四个便门，由于西门和北门相距较远，加之山北临有山口大道，老百姓为躲避旧时兵匪之扰，还根据西北方位在陉山西北处建有乾门。陉山山寨山门可通行大车进山，便门只供单人进山。陉山山寨历经数百年几代战乱，特别是近些年的无度乱采乱挖破坏，山门和便门仅存少部分遗址，山寨墙体还有部分完好。

陉山山寨东门筑建在位于新郑市观音寺镇唐家门村，该村以唐姓家人为主，还有张姓、楚姓、郜姓共有150多口人。陉山山寨东门是与长葛市冯家门村为邻。这里地理位置特殊，在旧时代，山寨百姓们在这里以物交易，农闲时山寨附近村民到这里游玩，逐步形成了一个山寨小市场，老百姓俗称“东山口集”。民国时期还在这里修建了铁路，专门挖山采石用于铁路建设。这里现存有铁路和一座年久失修的西洋式的陉山火车站。新中国成立后新郑县在这里设立了合作社（商店）。长葛县在“东山口”南头也设立了合作社（商店）。这两个县的合作社在这经营老百姓生活用的小商品，这一来也给“东山口”集市带来了不少人气，随之这里开办了一些小商铺，修鞋的、理发的、小食堂、地方小名吃等，使这里一时热闹起来。

山寨西门，依山体筑建于禹州市无梁庙镇王庄村和史家门村，寨墙里山上有天王殿等历史文化遗址。这里的山寨寨墙和山寨西门遗址保存了下来。山寨西门的史家门（南头）村有不足10户人家，有几十口人，全村人都姓史，该村是由乾门村搬迁而来，相距1000多米。乾门村称史家门为南头，史家门称乾门村为北头，俩村史家人虽归两县管辖，但同祖同亲，来往密切，亲如一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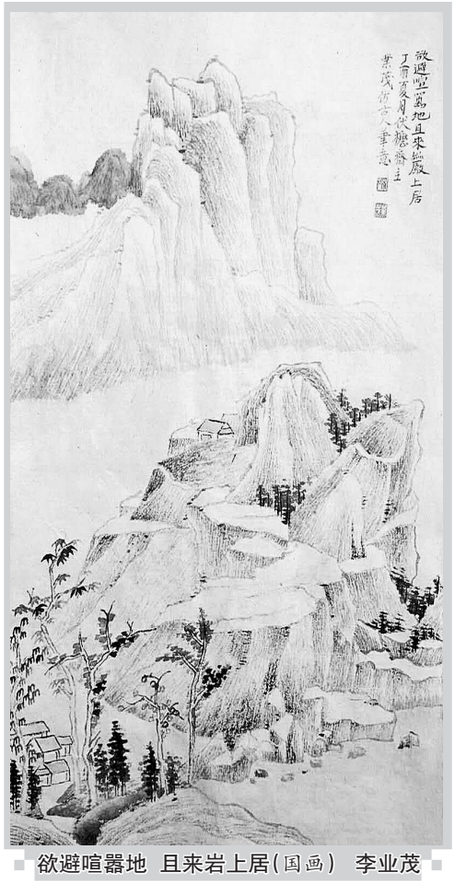
山寨南门，依山体筑建，筑建于长葛市后河镇郭家门村。寨墙里山上是很久以前遗留下来的葛天老母洞和顶天立地的历史遗迹“老婆顶石头”。南门附近以姓氏居住为主的有高家门、刘家门、寇家门、李家门等姓氏人家。这里的山民在过去主要以山货和种植为主而生活。前些年由于铁路部门挖山采石修路，村民们就近修房盖层集中在一起居住，自己起了个村名叫陉山村，有100多口人，20多户人家。

山寨北门沿山体筑建于新郑县观音寺镇的北门村和贾大沟村。北门寨里山上有金花寺、磨针亭等历史文化遗址。金花寺香火旺盛，时至今日还有不少村民和游人进寺上香求福。

陉山山寨乾门（西北门）筑建于新郑市境内，乾门寨里山上有霸王墓、仙爷庙等历史文化遗址，乾门村现留存有300多年前的窑洞遗址多处和百年以上的民居古宅等遗址。

春秋时期郑国名相子产，在位时爱民如子，清正廉洁。死后无银两下葬，遗言自己去世后葬于山寨内山顶峰。子产被后世人誉为春秋第一人，孔子惊闻子产死，泣曰：“古之遗爱也”。春秋郑国名相子产的功德，感动了国人。郑国国民特别是陉山山寨的村民，每逢清明时节，从各个山门登山上香烧纸祭拜子产名相，这个风俗千年以来从没有间断过。

参加工作后，我离开了家乡，也远离了我童年常进山寨玩闹的童境。如今每当我回到老家时，总要登上那山寨墙和山门遗址，回望美好的时光。



欲避喧嚣地 且来岩上居（国画） 李业茂

深秋（摄影） 孙建辉

新书架

《当教育成为束缚》：非凡的教育启示录

♣ 王 宁

一部非凡的教育启示录！作者富有东方智慧，又在西方接受了最顶尖最细致的高级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弊端，他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他最有资格谈论何谓“最好的教育”，最能破解施加于孩子心灵之上的种种权威、束缚和功利。

1975年，以他名义在美国加州欧佳谷创办了橡树林学校。本书记录了学校创办之初，他与基金受托人、教师和家长之间非凡的谈话。核心是，如何破除教育带给孩子的各种制约，让教育回归它的本初意义，教育的使命就是发展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人。

学校的宗旨是，在这个地方可以学到一种健全的、理智的、神圣的生活方式。“健全”首先指的是健康，生理健康。不吸毒、不酗酒、不抽烟，保持绝佳的身体健康状态。恰当的营养，优质的食物，以及所有相关的东西。“理智”意味着没有被某些信仰扭曲思想，没有被某些宣传制约思想，意味着能够清楚地、自由地思考，不受任何特定传统的束缚。这种的教育和生活，就是符合人之本性的教育和生活，因此它必然就是神圣的。“神圣”也意味着：要把生命当作某种神圣的事物来对待。毕竟，人不仅仅是动物，不仅仅是技术实体。

聊斋闲品

大唐首席监理杜甫

♣ 牛伟华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著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以为古建筑最原始的表现形式也无非就是以圆木为支撑、四角以直木立于地基、石材为墙柱。墙柱木料之上架设横向檩条，两侧山墙以三角形对称分布的框架结构相贯通，取修长茅草披挂厚积于其上，避风遮雨以为可居住之小屋。此等木屋坚实有余而茅草盖顶是美中不足。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是古代天下寒士住宅的真实写照。我认为杜甫先生可以称之为中国监理行业的创始人，因为从诗中可以看出从大象无形的狂风怒号到关乎屋顶厚度的干枯茅草，都是诗人关注的对象。屋顶的古建筑原材料从最原始的“三重茅”，逐渐进化到小片“鱼鳞状”弧形半圆瓦，又从近代的“水泥预制板”逐渐发展到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现浇筑顶板模式，都是人类在与大象无形的千奇百怪的自然灾害长期斗争过程中，逐渐演变出来的生存智慧的结晶。历史上最早提及屋顶防水工程的诗句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杜甫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最有监理意识的伟大的诗人”。

作为中国古代诗人，杜甫对于人类居住的建筑曾做出过总设计师的规划：“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又从第一监理责任人的角度去要求诗人心中理想的牢固建筑风格应是：“风雨不动安如山！”如今杜甫先生早在一千多年前的预言终于得以实现了！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是对现代监理人所应肩负历史使命的主人翁精神最强有力的鞭策和鼓舞。“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谱写出“气壮山河的新画卷”，杜甫先生忧国忧民的第一监理责任心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在这广厦林立，城镇化浪潮席卷神州大地的庄严时刻，作为监理事业的后来人，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唯有尽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打造成“监理行业的复合型人才”，不辱监理行业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新使命！

阅读故乡

立 冬

♣ 曹文生

过了立冬，这风就重了。

许多人，喜欢蹲在墙根下，手拢在袖子里，晒着阳光。他们眯着眼，很享受的样子。还有一些人说着话，有时候，说着说着，两个人就会抬起杠来。他们面红耳赤的样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更加通红如红萝卜。我突然想起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里的描写，和这场景如此的相像，通透而有光泽。

小时候，认为“抬杠”一词，是属于河南的专利，后来长大了，才觉得很多地方都在使用它，便觉得有些失落。“抬杠”一词起源于民间的一种风俗。许多人抬着轿，上坐一人，这人扮成丑角，和两旁的观众斗嘴，因此“抬杠”一词，便长在泥土里，通过五谷进入肚子，然后每一个吃五谷的乡人，都深得抬杠精神。

我们村过去有个人，人称黏牙秀才，专门和别人打官司，三里五村的人，有了矛盾，都请他辩护，因此挣了不少家业，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说起他，不屑一顾地说，他只会抬杠，不会别的本事。

但是，我觉得抬杠不仅仅只有这一个意思，母亲常说我：你就爱和别人抬杠，枣木杠子抬不折。枣木，结实，不易折断，所以母亲的话里，一定包含着重量的，似乎抬杠和抬重物有关。

我喜欢抬杠，并且一抬杠爱激动，满脸通红，我认为，抬杠是乡村的一种境界。在乡村，沉默寡言的，将话憋在心里，大部分会憋出毛病来，只有爱抬杠的人，把情绪一发泄，就心里干净了。

母亲不喜欢和别人抬杠，但是为了上学是否有用这一个问题，母亲和别人抬了一辈子杠，最后似乎有输了的迹象。记得我上大学时，三婶劝母亲别让我上了，上学没用处，费钱不说，还不好找工作。母亲不听，和三婶抬起杠来，坚持供我上学，这一上就是七年。似乎上学成了三婶和母亲之间的一条河，谁也不想到彼此的岸上。就这样，两个人抬杠了一辈子。

我毕业后，在陕北小城找了一份工作，母亲的头，似乎昂起了一些。此刻，他觉得上学成了一种让她炫耀的资本。

在立冬以后，女人们聚在门洞下，纳着鞋垫，说着闲事。三婶说，上学没用，我孩子初中就去打工了，现在在浙江一个月六千多，你儿子读了研究生，还不是一个月挣那么多钱，有区别吗？母亲的身子，突然矮了下来！

如今，三婶家的儿子，结了婚，生了子。一家人，都安居在农村，似乎也很快乐。三婶的儿子，每年外出打工，留下媳妇和我三婶三叔种农村的地。而母亲呢？自从我上学以后，再也回不来了，自从父亲走后，家里只剩她一个人了，她似乎感觉到了一种境遇：我读这些年书，越来越会让她孤独。

我想接她来陕北居住，但买的房子还未交给我们，无法装修，蜗居的一间教师宿舍，实在是狭小得可怜。她一个人，对“上学”一词已经产生了排斥。还不如别人，一家都在村子里，种些地，说说话，日子还像个日子。

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感觉到一种无能。离乡村越来越远，距离母亲越来越远，在乡村里，我是一个不合格的人。我只知道母亲的名字，再往上数，我一无所知，不知道奶奶叫什么？是否觉得自己所谓的血脉，不过是一代人。小时候，我不敢叫奶奶的名字，如果叫了，会被父母大骂，说不知礼节，以至于这么多年，我忘却了她的名字。

一个人，不敢说家谱。我心里的家谱，不过一代人。

儿子，生在陕北，注定回不到中原了，他一口的陕西话，似乎距离河南越来越远。而我，对故乡越来越模糊。

回家一趟，路也变了，房子也变了。我有些认不出故乡了，只能凭记忆中的地理方位辨别是谁家的院子。人，是忘不掉的。许多人，一搭话，便知道是谁了！

故乡，在立冬以后，只有风，吹过街道的时候，依稀是儿时的模样。

咏鸣翠湖

♣ 俞小冬

鸣翠湖上赏湖光，谁知塞上有水乡。
刚过千顷芦苇荡，又见十亩荷花塘。
石桥流瀑频繁见，野鸭青鱼亦寻常。
最喜湖中养心岛，秋来犹有百花香。

连 载

中午时分，酒宴开始了。村长树山伯首先致辞，他举着酒杯说：“都别瞎嚓嚓了，我说两句。咱德林娃子，如今是那个啥、‘说士’了。”旁边有青年人提醒说，“硕士，是硕士。”村长眼一瞪：“滚一边去，我知道，大学问！文章都写到美国去了！你听听，多大的学问呢，啊?！今儿个，他带着媳妇回来了。人家可是省里教授家的闺女，大学问家的闺女，多俊俏啊，一掐一兜水呀！嫁到咱小李庄来了，咱可不能亏待人家！总之一句话，咱虽不能大宴三天，也得开个流水席，喜庆事儿嘛，酒管够，得好好热闹热闹！吃好喝好，不说了——开吃!”

从上午十点多进村，一直到傍晚时分，罗秋旖除了跟着李德林在院子里敬了两次酒之外，就再没出门。李德林又被村长叫去陪酒了。

就在这当儿，汉子们一起拥上来，又嚷嚷着让罗秋旖点烟。罗秋旖强忍着没有发作，耐着性子站起身，一个个给他们点烟……可点着后，就给吹灭了，一连三次，气得罗秋旖再也不点了。可汉子们缠着她，不依不饶，推推搡搡的，非让她重点。推搡之间，只听“啪”的一声，不知是谁，把灯给拉灭了。紧接着，不晓得是谁先动手，也不知有多少双手，从四面八方一起伸到了罗秋旖的身上！有摸乳房的、有捏屁股的、有拧大腿的，有趴在地上舔她脚脖儿的，还有冲上来抱着她亲嘴的，臭烘烘的哈喇子流了罗秋旖一脸……罗秋旖忍得时间太长了，她一下子崩溃了！此时此刻，她“哇噢”的一声大叫起来，那叫声十分瘆人，又抓又打，就像是疯了一样！那些个脏手，一个个缩回去了。只听罗秋旖大声喝道：“滚，滚出去!”

黑暗中，嗞溜儿嗞溜儿地，那些黑影儿像老鼠一样，一个个窜出去了。

这天夜里，罗秋旖再没有开灯，她在黑暗中一直坐到了天明。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有人把醉得不省人事的李德林给架回来，放在了床上，慌忙退出去了。

鸡叫了。天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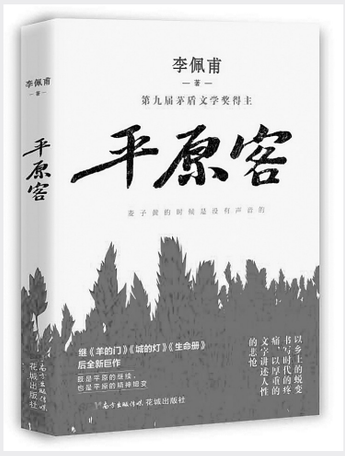
一肚子愤怒的罗秋旖，像个火药桶子似的，她忽一下把李德林从床上掀下来，抱着那床满是酒味和呕吐物的缎子被褥从二楼的窗口扔了下去！尔后，她独自一个人走下楼，谁也不理，快步朝村外走去。

顿时，村里有人高喊：“新媳妇跑了！新媳妇跑了！……”

一直到半上午的时候，李德林酒醒之后，才发现罗秋旖已经走了。他被村里七姑八姨的亲戚们围住，指着他的鼻子，数叨了好一阵儿：“回去问问你媳妇，一村人整整忙活了三天，有啥对不起她的?！……”弄得他很没有面子。只好赶忙找一借口，快快地回城了。

就此，两人回到省城后，谁也不理谁，冷战了一个月。

回城后的那天晚上，罗秋旖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站在淋浴喷头下，一连冲洗了十几遍，却仍然不解气！她穿着浴衣披头散发地从卫生间里跑出来，到卧室里乱翻了一阵，找出纸和笔，匆匆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啪”一下放在李德林的面前，说：“签字，咱们离婚!”



李德林坐在沙发上，两手捧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罗秋旖无比愤怒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朴实、善良么？——愚昧！野蛮！流氓！下贱！无耻!”说着说着，她“哇”的一声，恶心得差点呕出来，又快步冲进卫生间冲洗去了。

此后，整整一个月，他们家里都是哗哗的水声……

最后，还是李德林首先宣布“投降”的。因为他看到了罗秋旖身上的掐痕。虽然罗秋旖已冲洗了无数遍了。可半个月后，她身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到处是伤。

四

李德林是在厅里的沙发上睡了一个月后，才“投降”的。

他也是个很偏执的人。心里有委屈，可他不说。因乡人的粗野行为，他曾再三地给罗秋旖赔礼道歉。后来，两人虽然表面上和好了，可心里还是疙疙瘩瘩的，再不像往常那样了。

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地，两人都有了试图和好的意愿。在这方面，罗秋旖倒显得更主动些。一天晚上，是她主动把沙发上的枕头重新放回卧室的……临近双节（八月十五、国庆节）的时候，下班后，两人在林荫道上走着走着，望着夜空，李德林自言自语地说：“快过节了。”罗秋旖跟着说：“是啊，快八月十五了……”接着，她突然说：“这样，把父亲接过来吧。”李德林怔怔地，说：“你爸？还是我爹？”罗秋旖说：“傻样儿，我爸还用接么？”李德林眼里一湿，迟疑了一下，说：“算了，算了吧。我回去一趟就是了。”罗秋旖不解地望着他，说：“怎么了？”李德林说：“没咋。”罗秋旖说：“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不好。很不好。”李德林说：“我是说……真要接么？”罗秋旖说：“我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么？要过节了。八月十五，家家都团团圆圆的，当然要把老人接过来了。”李德林马上讨好说：“还是你大气。”

那时他们住的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旧房。为了迎接父亲，在罗秋旖的主导下，两人第一次有了更为密切的配合。他们一起把原作为书房的次卧腾出来，打扫干净，专门买了张单人床和新的被褥。心细的罗秋旖还专门在床前放上了新买的痰盂。

父亲来了。老爹战战兢兢地走进了家门。老爹不知该怎样讨好这个省城的儿媳妇，一进门脸上就带着巴结的笑，点着头说：“那边家里老人好吧？那啥，都好吧？”还背来了花生、大枣、小米和南瓜，沉甸甸的两布袋。可老爹只在省城住了三天。

刚来的那天晚上，也许是路上迎了风，老爹咳嗽了一夜。老爹有哮喘的老病，他的咳嗽声就像是拉风箱一样，呼呼隆隆地响了一整夜！罗秋旖整晚上都大睁着两眼，听着老爷子拉风箱一般的咳嗽声，一夜都没合眼。可她忍了。第二天早上，老爷子在马桶上蹲了一个多小时。尔后，整个卫生间让罗秋旖呕吐着清扫了一个早晨……她又忍了。这还不算完。中午，罗秋旖下班回来，见茶几上堆着一堆剥好的花生，而花生壳却碎了一地。打扫的时候，罗秋旖又发现了老爷子吐在地上的浓痰，一片一片地黏在花生壳上！勉强熬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罗秋旖出门时扶了一下门框，却发现李德林的父亲竟然把揩的鼻涕抹在了门框上，让她黏黏的抓了一手！罗秋旖即刻崩溃了！她逃也似的跑回娘家去了。